

幼學堂文稿

文卷一 目錄

初月賦

花爲四壁船爲家賦

金蓮花賦

荅董晉卿書

朱生誄

祀土神文

李孺人碣銘

送熊介茲祠部序

上和山重建真武廟靈應碑

與包慎伯書

弟繼隆哀辭

處士沈君傳

畢氏二女詩敘

與吳玉松太史書

荅段明府書

受經圖說

西京名臣印錄序

東京名賢印錄序

沈孝子負親避火圖詩序

留正趙汝愚論

出女嫁女服議

妻爲夫之兄弟服議

父爲長子三年辨

山後之子爲本生祖父母議

諸侯之臣爲天子辨

牧牛庵募建大悲閣疏

文卷二 目錄

時巡頌

詠勤堂記

授鏡圖記

陸水答人慰問啟

與吳穀人祭酒書

與吳韻皋書

送周保緒之淮安教授序

倪米樓酒邊花外詞序

徐良卿榕香詞序

錢桓陶邨詩序

與李申耆書

弔生不及哀解

先配而後祖解

大夫宗婦覲解

用致夫人辨

駁杜預與曾位定論

妾母不得爲夫人論

既獻召悼子及旅召公鉏考

叔孫豹違命論

昔陽考

禘于襄公萬者二人辨

旌儒鄉銘

并序

祭陳御史文

代

爲徐河督祭姪婦文

書讀禮通攷

文卷三

目錄

七夕賦麒麟閣名臣頌

陸宣公像贊

九吟九首

華嚴藏舍利鉢銘

趙節女碑

與張子白刺史書

代劉芙初與盛觀察書

荅張翰風書

陸梧庭哀祠

徐性夫哀辭

送吳山尊學士乞養南歸序

代

徐堅煙墨著錄序

池上草堂記

孫烈婦傳

擬策問五道

文卷四

目錄

蘆花賦

小雪賦

落梅賦

南墅書目後序

研山月夜彈琴序

公祭吳年伯戴夫人文

祭徐太夫人文

文學湯君誄

荅周保緒書

明總兵官太子太師左柱國靖南侯黃忠桓公墓碑

贈父三慶序

儀徵縣初行紡織記

吳蠡濤先生七十徵詩序

城東桃花記

楓亭司巡檢邱君妻陳氏墓表

紅木軒山水篆印贊

處士邱君墓碣

書柳仲塗事

書烈皇小識後

答王勤甫父積堂書

又與王勤甫書

書在孝子事

黃成南行草序

吳溥厯代人物氏族志序

幼學堂文稿卷一

吳縣 沈欽韓 文起

初月賦

若華耀戢桂葉光纖孕珠怯蟬合璧嫌蟾入懷魄小帖額
眉尖鬢當鴛瓦隙露鳳奩羞臨石鏡恨隔珠簾爾乃縈波
欲吹碧雲初上剛對玉鉤遲昇金掌漱漱兮蘭池朧朧兮
羅幌刻鞞兮乍看褰帷兮可想銜曲水之魚竿照虛房之
黿網若其含風澹澹界露晶熒紈扇延彩金苔助明候蟲
暫歇宿鳥不驚燈花雙結香篆孤橫承琳樹兮光沒撫寶
瑟分聲清則有鈿閣晚妝瑤階俠拜擘帶裊回褰裙綵綵

出手揚輝迴身比態半臂袂披一襟瓊碎影弔寒簫夢沈
紫塞望三五之團藥耻高樓之獨對

花爲四壁船爲家賦

夏季櫂小舟入蘭舟渡水田彌望皆荷花目迷心醉取
酒獨酌因拈放翁句記之

洞庭之浦楚客有蕙樓菌閣焉太液之中漢官有文鵲沙
棠焉爾其波平縠細島遠煙長池搖羽蓋渚炫明妝綠白
縈青天圍臉暈裁紅點翠水濺衣香二十金釵迎風倚玉
一雙碧鳥浴露調簧江皋蘭芷含睇遠水殿蘅蕪入寢涼
岫幌掩於北渚瓊艤返乎未央乃有蓮花博士心太平翁
載八百斛舟碁頤津上種一千頭橘射的山中四壁遊仙
衣雲佩月一颿載鶴笠雨蓑風偶招醺舫先約詩筒蓮子

柸屑酒傾天碧芙蓉鏡面衫妬妓紅吐錦步幘於珠宮翦
霞鵲馥展玉鴉叉於月戶滴露玲瓏船小宿蘆花繁結綺
朝雲曳癡香觸銀屏細浪吹塵唾留珠履鄂君青翰花冠
何處短牆嘯趙女金釭河鼓宵從複帳起白蘋香裏仙住
水精宮紅藕花中客來錦官里三層樓閣昔賞松風五月
陂塘此深煙水於是蕩春心則桂楫蘭橈滌詩腸則花天
酒海蒹歌煙破宋玉捫聽蘭关魂馨王昌屏待泛瀛洲之
葉臥具薰香開玉井之花銅塗耀彩靚妝理鏡浣紗女照
可憐媚寢思香凌波人步猶在作鏡作梁十里五里魚南
魚北雨時風時玉筵錦袍月魄應呼白也珠簾盡舫釵聲

遙辨牧之裊排花鞦韆撥萍移一行戲蜨千歲巢龜碧樹
紅牆幾露攀花之手銀河璇室能窺照水之睂卓女綺窗
歸日曾愁環堵盧家蘭室小年每與重帷駭綠紛紅簪欹
玳瑁築脂刻玉檻削呆愚解神一水華矚千重船如天上
魚行空中湧移芍藥之闌香車春殿不比桃花之洞石室
雲封香烈椒風璫玉骨珊珊堪倚光寒桂露罨珠被瑟瑟
同縫撇浪騎魚權郎自戲耕煙種玉房帥相從被人喚作
水僂嘗鞭鸞鳳問我名爲詞客本主夫容詩鮮蘸露月澹
流盃藻荇差差水石洄洄野八珍朝餐菱芡窮四和夜燕
松煤窺豔梁齊燕穿波太捉迷屏軟人弄珠迴香寢重重

午酣寶帳低光灼灼夜舒鏡臺月曉風清肌寧生粟搓酥
滴粉目已成胎散八十琵琶盡翻水調園三千官柳替拂
泉埃歡旣畢愁欲莫舫戛沈壘颿衝宿鷺旣豪河朔之飲
自麗鱣鏗之句抑聞之采蓮者非若登高而賦也乃歌曰
鴛鴦七十二一一衝煙去華外木蘭漿門前烏柏樹照斜
領而欹鬟攤大隄而細步重爲系曰行蹀躞兮逢播摺解
明璫兮蹇裳泝絲長心苦何限情悔不小年論嫁取

金蓮花賦 并序

五臺山金剛窟法王子護毗尼藏之所也山有金蓮花
余爲賦焉

山連九陁嶺折五迴真珠樓捧金剛窟開鎮七佛之印聳
千梵之臺螺吹興世鼓集樅椎野象銜花而檀施師子吼
柱而魔摧乃有宅化妙蓮雲移寶蓋揚聖果於雪山具世
燈於香海貝多之葉涌出身光般若之花粲呈法界於是
寶相照壑金英被山煌煌扈扈披芊縈映僧祇之衣給
孤彌望肖瞿曇之面忉利初還吹罡風而蘊薜媚鏡潭之
灣還金翅飛來迴身欲妒優曇見後對影長閒敷百由之

法座簪丈六之華鬘屑檀爲蕙碎氎成綿分韋紐之臍玢
幽一水擢鉢羅之首施赫諸天掩孫陀之妝粉墜舍脂之
寶鈿千葉妙光蓋承香手一莖微笑帳繞珠肩爛遠峯之
積雪裊夾澗之輕烟巢頂之穴得眼之林秀跼結綺潛賴
吐金遺千子之紫胞種成淨土散一男之寶手鑄出遙岑
新好非菱獻花盛之盞纔開忽落動那羅之琴月滉蝦蟇
之色風隔迦陵之音利剎靈圖脇圍枝布耳璫護曦髻珠
漾露憶并身於舞女玉葉田田迎新像於鍛師金沙步步
喜林紫帔應憐稱意之花香市黃絕漫倚曲躬之樹記寶
炎之偈陽燄空然奉師利之九天葩長住頌曰寒巖枯木

嫋蘼蘼兮金日照屋耀鄂不分勢面神光燈指模兮銅池
天彩雲垂粟兮輪王御世承黃屋兮

答董晉卿書

夫燭夜之珠列屋蒙其輝，樛枝之桂一山被其馨。良以蘊美者采彰，含芳者澤遠。故古有未辨色而欽賢甫聞聲而歎善風，旨所漸由來者久。況乃式瞻儀形，親接緒論。良玉比於君子，香草託諸美人。誠騷雅之契言，譬喻之高致也。春間命駕廣座，影纓士龍之駉駉。濬冲之奕奕，以衡大雅。曾何足云。所恨春渚歸艎，情盤景促。繁星麗天，清襟不照。朱弦塵積，我勞如何。閒復惠書，備懇欵之苦言，加溢美之獎飾，非所當也。亮有感也。

欽韓

少而艱虞，長九坎壈，栖遑

半菽飄搖，一枝朔管。吹霜復襦，未慰陽崖墜月。束縕寧難

猶且挾刪亡羊觀書漂麥寂寂如此碌碌未肯自念垂白
之親細弱之累欲求五兩之綸斗食之秩以營其私而時
命大繆本志良乖旣不能躡陞衝波鳧沒鸞舉酌匡君之
漿拾玉女之箭覆雲霞以爲帟折荷芰而爲糧單椒秀澤
倘伴終老怨靈修之我遠歎驚疴之難任雖欲鏤心於鳥
迹龜文垂意於金匱石室覆瓿之簡可期納楹之書誰發
纖塵弱草颯然而沒耳足下發穎抽華桐生茂豫旣鼓吹
六經逍遙百氏春秋方壯述作斐然猶願勿增聲悅之華
以遺寶勿希鄭衛之合而戾雅夫騰蛇之奇不能無雲而
奮文豹之姿必待隱霧而彰然則道德非所以彰身者乎

學殖非所以奮迹者乎想自勗之無庸嘖說今大火西流
涼吹襲裾隴首飛雲之篇廣陵怒濤之賦諒富於緇裘寄
呂瓊瑤是所望也局於道涂而阻於讌好奈何奈何韓康
甥舅定隨几席爲訴情悃不復裁牘祇畧酬來旨亦粗述
鄙懷如驂之靳安敢接於方軌維風及雨自不傷夫薄俗
但芳醕獨酌託元賞者何人秋蒂易離渺古歡而予處所
冀西河無投杖之嫌遙岑有異苔之慕爾

朱生誄 并序

嘉慶八年長至後七日朱生重怡卒嗚呼哀哉桂枝乍落
靈膏遽燭敝繻尚在殤號終童遺篋應封天同貞子骨寒
而吹律不煖淚盡則受含猶視三年之艾綿綴求療五斗
之黍眷言殯絕瓦鐙塵尾弔影而雙槩几魚箋積塵者寸
此固天屬喪其家寶而師友亦絕夫元賞悼歎之故有可
言焉夫秋霜下則衆林羸矣纖繳舉則勁翮墜矣獨悲夫
蘭蕙馨於一山而委同靡草鴻鵠志乎千里而抃隨凡羽
若生者蘊流潤之姿懷受采之志竹馬童遊便矜磊落桓
烏客對更徵奇悟五雲發其秀色百末喻其芳猷然而北

海根矩自傷貧子上虞仲任欲奮寒門當讀書舞羽之時
隸發策決科之業輟耕而讀甯越期三十年然糠以繼袁
峻程五十紙叩音智囊脫穎理窟甫登大雅之堂已有斐
然之思乃靈光染翰羶噩宵沈道論窮源癘深秋壯瞬息
於世者不過上殤研蹟於學者庶幾高第遺恨固然銜悲
甚矣黯靄兮雲悽鏘楚挽喪壘隕涕并少澤蘭緋衣隔幔
竟同兵子嗚呼賢谷神離券臺骨化他日談元卽是山陽
之冢此時操筆爰旌妙士之碑其詞曰

冷風浴朶嘉禾吐英金波漾池圓璇孕精懋矣朱生行絜
志清鏤茲粹質襲彼幽馨祥聞投燕寢憶懸鈴座間讓棗

離下聽經試業黨庠分憐保乳幼識憂愉長程功苦挾刪
迎賓操觚述祖豈無懿器多枉俗師曲直揉木蒼黃染絲
耀蟬滅火槌牡得飴之子語默氣備四時汨汨原泉盤盤
文史布算登堂觀書入市肩革垂紳頽推躡履質瑩琳琅
形羸羅綺牛心雖啖馬足幾忘趙岐志篤李廣神亡六沴
夕厲三兆坼祥戴筐匿曜藜閣掩光彩豪鳳去綳帙蝨臧
嗚呼哀哉重扃曉淒便房夕掩圓石題埏古琴設簞叢薄
日斜總帷風颭鄰輟相以寄哀友吹簫而助慙戛寶瑟之
琤琤羣芳樽之漱灑嗚呼哀哉室存遺挂壑縱虛舟青山
枯魄白楊感秋靈談鬼笑雲散風抔朱顏百歲今更相憫

予宮一畝兮長埋憂黯魚銚兮蝕古劒腦方相兮語靈芻
烏乎哀哉霧苦松門月寒岫幌草沿涕以侵痕風咽笳而
答響聽阿子之歌悲諒寢門其形髮慟萬子兮何極感戚
明兮昨宵惟平昔之雅素兮爰操筆而告山椒

祀土神文

林厲蔥鬱券臺邈迤氣騰白虎祥厭青兕芝播鵲馥泉洩
清泚原氏阡標滕公城起神之作鎮我疆我理婉彼陳生
冠而蒿里卜宅曰良井惇於此雲隨扁枻日黯松楸金蠶
閔彩玉樹埋憂昔也華屋今則山邱孱魂地下惟神鑒周
呵禁魅厲導從娶遊阡勿壞隧潛無起湫招鶴弔桓驅鹿
犯溝踞湖之麓功布殿斜黃土絮酒綠樹喪髮坡沿荏芳
曲引管笳鳩語高冢旂颺暮霞芳樽羃絜神弦奏雅蘿月
襲襟苔雨飄瓦送神而歸山容似赭尚享

李孺人碣銘

緹羣秀色隴水僊源金樞兆魄玉李分垣花吞珠蕊香飼
白檀茵塵丹丹顰佩珊珊大家高足少君名家菱鏡窺月
羅衫拂花珍禽已委鈿扇卻遮被五緝錦坐六萌車星明
頰輔雲重慘紗嬖嬪淑質婉婉春華簪佐泉邱班推媼姑
織素織綺鼓琴鼓瑟露釧攀梅抽釵破橘春勝帖簾秋瓜
漬蜜白乳浮甌烏絲編帙禮重菖蒲才同絡秀倚小比肩
歌大垂手熊枕掩鐙雞窗滴漏蘭懷寢中鈴懸座右管氏
宜祀公衍先生婦詠三豔門削二清谿水帶碧吳山攢青
雨塵雲劫秋蟀春鷓遐期黃髮忽卷素旌蔡女芣苢聲伯

瓊瑰鴻案封淚鹿車卧落蘋孤滋戚所天寧乖縞袂香消
蒿簪髮膺落花暗窗涼蟾炯壁鬢子閔斯十年成立箱有
織文匣有鈿飾百兩一布事事物物潤毛步搖斷棗條脫
龍子銜幡絲繩五色羔鴈成羣御贊就列曰布青廬爲某
授室稱觴至日含飴暮年懷清築邑武夷開筵松檟捐舍
梨棗乞錢璜琚戶內傳姆堂葺辛姊鑒往歎母稱先時雖
悲谷志更青編美疢頻中綺歲弗延芝草五形靈蒲九節
見沫有祥求瓜無術璇室飛星瓊樓奔月秦樹烏嘯陶帷
鶴別金繚序愁乳鐘聲咽志述常璩頌傳劉向養堂述誄
武梁貽像矧是管彤式昭既往刻此樂石以慰泉壤

送熊介茲祠部序

盈尺之斑耀夜光朝采之奇扶寸者雲著爰風子雨之應
豈不以秉堅貞之質故所蘊者深具卷舒之用乃所被者
廣若熊君介茲殆其人與惟南陵之究雒將所治開北戶
以向日依南斗而占星昏有名家實惟世惠君之少也隨
宦上韞定交太學明五際於雅材通七觀於隸古負書而
行每嗤王壽奏頌而美輒覽楊終迨躅策甲科典文中秘
聞人之通論集於石渠淳于之上奏審於虎觀拔茅征吉
奉章攸宜油素隨車蔥衡映黻斯其選焉旣而輟書林之
任洊膺闥之榮號加諸吏職在左轡攤青縑被侍史添香

草黃紙書大官賜餐漢議中朝博士隨公卿之後周延路
寢史佚居輔弼之間彼負璽參中射之乘傳漏爲夕郎之
拜有似冗從遜其清要若夫兼秩而綰兩綬獨聖而傳八
騶乘四望車給五時服顧衆才優於令僕荀美器溢於方
州固時來則爲非立身所尚矣夫運枯形於連嶼列埒俗
士所以炊僥也識危論於鮒入鯢居大雅所以僂指也庶
其明素絲之節免赤芾之譏兩端毋惑於鯁生一室不關
於蔡姬宣防慶河公之仁廣漢太山君之暴俾得栢糧隴
畝抱蜀廟堂省八伯之樂奏九惠之歌豈非搢紳之坊表
士仕之厚敦乎抑又聞之勞苦事業之中識量赴焉悲憂

荼毒之間性情立焉君也壯歲備其艱屯中年傷於哀樂
女好呬絲商弦遠絕庶虞啟戶陽烏安歸裒影宵吟援豪
秋興奉萬里之羸車猶持遺劍撫四時之彫几每伏故奩
子輿流涕於泔魚叔喪雍容於拾椽至如潘河陽之憫亡
張記室之傷往形孤麝月寢斷鴛機情之所鍾哀至則哭
故語其邁會則創鉅痛深觀其施易則槃根錯節此固根
本寧極雖畀重而不撓志行修明卽出身而無忝鳳毛知
五采之備桂枝驗一山之馨凡在下風可以信矣走以菲
材最蒙勸獎猥同石戶朗接玉山對飯或以談經有酒不
嫌鼓缶閒嘗追歡北郭接迹西園畫舫擊波明妝耀渚素

腰繞環蠆髮結旌蘭衿襲夫秋風桃笙招其明月佳遊瞬
轉窮冬景促笳悲中夜霜華千里長途馬首積念如何旣
畧傲贈言亦龔陳景行威明方卧幸趙壹之可通元禮就
車愧荀諝之不御但聲欬旣遙提撕曷至浮雲極於蒿日
朔吹亂於蓬心揖古人而尚論未若瓊枝佩君子之嘉言
卽同芳草森森長河魚龍澆澆疊疊圓象風雨淒湫所冀
昭質无虧好修攸勗爾

上和山重建真武廟靈應碑

夫蒼蒼之象非至人無以立鴻濛蠢蠢之類非真宰無以主亭毒故謬忌奏方開靈壘於八道陽平設治革正法于三天粵若紫宮之後寒門之間提元璽於北落鎮寶符於常山所以治陰殺偶正機平衡軼文昌之上將贊太朴之天師道俗相傳厥惟真武自龍漢消塵開皇建極彼土鬱單轉輪淨樂玉斗珠衡儲宮毓其妙相丹書青領大洞諷其靈章元辰得飛龜之術崆峒尋青牛之師杵欲成針脇寧箸席用能受七聖之立記筦八會之玉文昔者丕衍安車悉達太子之證道三元飛步牧土宮王之登真未若烟

雲結狀煬獻於四十二年龍虎爲躋調御於八十二化肇
元輔之聖蹟走喬嶽之羣公碧瓦瑤階儼若毘鑿之國鏤
旗銑鉞旁臨鬥戰之神豈特權火通明座設九皇之一黼
黻周張祠領十神之尊而已哉上和山者趾連天目烟靄
挾龍鸞而飛襟接錢清波濤浮蛟蜃之色實神明之隕靈
真之館也宋於此建真武廟世故祀遷籙條僅覆一搏丹
青旁風蟲蝕三陔幄帟繞雷後遊過茲地者每深慨慕有
蔣道士者紹子文之裔骨換還青奉華陽之誥瞳方更綠
沽酒餘杭之肆采藥宛委之山嘗謂見華抱朴取足於苟
簡之田盪意平心棲寂於畏壘之地遂乃騎牛帶瓢席葉

枕石結香火之因緣散瀹養之方伎駐茲山焉見菴廬傾
圯光跌剝落遂宏誓願冀假神通謂貼鄭藉茅偃巫跛擊
之妄也俞跗丸艾鴻術壽民之正也異韓康之入市同馱
統之曬舩凡英垂四照臺結五衢操赭鞭以嘗味出縹囊
而分劑使挺羸咸治聖水痿歷盡起神膏瘡者得開心之
符盲者有慧眼之井盱蟹所憑朕兆如接蓋診籍所不數
禁方所莫名焉彼蕭子懋之精懇瓶華不萎顏宏都之鼓
薦囊藥得成江脊出其石梁洞口指其靈草固休應偶徵
抑神明弗屬未有建鼓而求投琰而吉儼嘉舉獮請命輻
湊若斯之盛也夫洪鐘答其靈響明鏡施其清輝雖語溝

晉之儒可信宏通之理矣于是抽釵布金雲翕泉赴鳩功
庀材礱椽刻桷觚稜接赤城之霞藻井倒明河之水竹柏
箭參如挺劒戟虹霓委鬱恍見旌麾上以輔道揚德表王
化之休和下以除燒呵厲集蒸庶之靈庥祠宇之隆不可
緩已方伯秦公本真靈之位業爲一路之福壘物阜政平
寶藏此事遂欲摘詞石礪鐫墨槐眉庶希微乎衆妙示表
率於百靈但腹慙邊令敢撰陳留之碑步學子昇聊劉韓
陵之石辭曰

三極分源兩儀削曜陰沴或侵害氣斯召貧鬼齟齬胡祇
耀嬈蒸民札瘥品彙凋耗元武之位虛危之次爰有真君

實爲天吏波旬震搖伯強聘貽叱電鞭雷髻奴履隸玉晨
大法金光妙宇玄上幡麾羽明車駐建節祥雲洗兵甘雨
降福摩醯濯靈牧土石門之嶺武林之東邃嚴神館淵穆
聖容雲璈天外黑旗空中蜚蓮倩泖鬼物青紅祠官旣罷
道流亦替芻狗烟消寓龍苔閉逮我 大清風行赤制

神效蕃釐民懷嘉惠有蒲衣子餐霞山藪蓄草龍耕靈苗
鹿授瓊茅索占羽衣設候起彼疲癯躋茲仁壽更崇輪奐
式敞軒楹陞夾文石幡畫牡荆鑪香花雜鳥哢泉清金牛
月照白馬潮迎八主築壇六宗削時矧是元化輔台貫李
侍宸清寧妥靈歡喜長與 聖朝明禋千祀

與包慎伯書

慎伯十五弟足下中立歸道足下旅遊甚困僕聞之憇憇然不寧瑣瑣然神有所喪方曹生養之時勾萌甲坼肖翹蠕動之物皆得遂其性而蘊奇好古之士乃壺鬱於屈無食出無衣仰鼻息於傭保雜作之人親莫父母妻子若也至違色養捐情愛搖蕩轉徙而不歸於庠其坎廩失職甚矣旣而患之非天之不愛人使夫至此極也又非賢豪特立之士不免困於始而大有立於後也之謂今夫中知之士闕經獵史把筆爲文琅琅可誦和柔自守無倣詭之行進退一規一矩槃辟雅拜不敢失尺寸宜可以悅於俗而

交於當世然猶有阨隘不合動成瘡痕况低頭誦扼掣談
予聖素王之道也千秋萬歲之業也緩帶謠詠天嚶媚春
裂帛抗論皓素凜秋彼聞之者颺颺而驚淅淅以愠終至
大惑不解狂走而恐後矣以膠投漆何乎有哉軼車而鏤
其牙掩雀而攪其林計亦左已足下之志不合於世明矣
足下之言足駭於俗固矣今有揭鼓以號於衆曰讀經世
之書修儒者之行若此者殺無赦然有志之士猶奮足而
趾之况三尺法無是邪卽不然衣鶉飯甗獨弦哀歌濱於
空谷終其身無筋輪尺書過而問焉者是又听然笑曰當
世豈我庸渠知千百年之不以我爲神而明之者乎就令

後世尚多者不及我編年者不及我庸渠知我之精靈不
爲河嶽削星靈芝香阜乎然則讀書修行足下能自決於
衷僕亦不願足下之棄其道而僂俛於錄錄也獨念足下
年非甚少體非甚強所學尚未粹美奔走困苦之日甚歲
月遷矣精神非故矣學行頽然而自喪矣是豈可不少留
意邪揆擊之死亡之之不足憂獨以其身弟靡波流窮老
而無成賁志於黃壤爲可憂耳千里之馬歎沙流赭騰驤
超羣然輓犁負磴督程課于旦夕則駑牛之不若今也鬲
其足拊其口三尺豎子操箠而從其後較短長於駑牛之
用馬之嘶愈悲豎子之鞭箠益急不數旬而馬之皮骨盡

矣何世之工於用駑牛而拙於視良馬之多也此僕與足下所共太息者也君子之處世不能必世之不我窮而自必其身無致窮之道今足下好危言高論以古大臣之義責望於容身慎嘿之人以國士之風期許於干祿齷齪之子彼豈樂聞足下之言哉惡其言則遠其身且播揚足下之狂於江湖閒識與不識聞風而靡矣足下丹楊一男子處貧且賤之地非有言論風旨揚清激濁之分多讀書識古人義理以益身心耳豈爲廁切當世之具哉不守括囊之戒必蹈習坎之凶願留意毋忽

弟繼隆哀辭

余同產弟本名欽曾少余二歲少時了了知家人生產惠有口得長者歡先君子授徒在外挈余往以弟就讀里中師輒逃學爲鬪草攤錢之戲太夫人則知痛懲之謝不設乃已十一歲出主馬氏舅之喪外祖年七十矣欲撫弟爲後先君子重之曰禮無乞養異姓又此家門祚衰薄鮮教督者得毋誤是兒乎有固爭者曰如朱然例何害卒不能謝長習計會稍稍與惡少年狎夜博負進褌衣以償莫之責也終不能存立以至於死余聞其病延高手醫視之不肯服藥曰吾死耳媿本儒家子而至此也乙丑春三月死

年二十九妻胡氏有一子嗚呼人無智愚皆竄媮生鮮不自棄況與不善人處卒蒙垢耻雖欲自拔亦亡及已以是知有造之資漸毒以日陷于薄水之勢也蒙養之始可不慎哉是足哀也已詞曰

汝之孩兮能辨菽麥汝之長兮周旋几席義方之訓亮所聞兮胡不自謀而邪徑脊脊兮父母之生兮惟我三人汝當何養兮嗚呼出門衡宇匪遐兮朝夕營視浴汝垢膩兮拭汝涕痕散學來兮共繞剝曾幾時兮壯有室外家藉汝兮奉烝嘗汝天祿兮母心傷衣楚楚兮易襁褓顏渥丹兮驚羸尪倚兄憐兮不汝遺兄又貧兮將何望寒無氈兮疾

無餌不能支兮轉求斃襲無殺冒兮棺不三寸汝受含兮
我哀恨祿霑九族兮賢相風惟升粟兮飽蓬蓬不逢此兄
兮汝之命令汝天闕兮我自病歸汝骨兮他家隧撫汝子
兮同布被訴悲風兮涕潺湲不忍讀兮常棣篇

處士沈君傳

君名韶益字典夔余之里人宗盟五等郡望一清隱侯植
文藻於梁懷龍吐鳳司空著將畧於宋聚米囊沙本支百
世旁置萬家蘭猗摘芳椒聊衍慶蓋有素焉君之生也姿
兼岐嶷度越老成圭璋蘊璞不必蔚爲國器麟鳳振采已
足紹夫家風爰在弱齡卽厲素尚趙景真之投書已違榮
養韓康伯之攤絮輒解慈顏自給馬磨乃服牛車骭髀市
門斗食聊同於卒史辛勤家督百錢自雇夫踐更雖習頓
圭之術常慕會史之行一縑必出於機杼千金非由於織
嗇約僮召匠南陽樊氏之風敦族睦親濟北汜家之範加

以文理聰明天懷坦白聊浪不遺乎半面平議直決於兩
言徵音克著名惠共欽始則里社推其分肉晚乃宗黨號
爲祭酒猥以河魚之疾遽符巢鵲之占享年七十有七夫
人金氏竹筍稱名家之女蒿簪爲隱士之妻華顏愷悌白
首矜莊有克家子實兼食收高密侯之門風人傳一藝太
邱長之名惠家有二難幼孫四人黃門非及身而顯升卿
乃以字爲符童報金環姬探玉札可預卜焉惟君秉道履
貞黃中通理然干將之鍔不及鉛刀豫章之材僅委散水
長流絕涸誰傳鐘鼎之文雲氣消沈空鬱松楸之色今粗
陳梗概聊附殺青敢同圈稱之獻章竊比益州之耆舊

畢氏二女詩敘

夫倚瑟璇宮金灝感其清奏候人南土崑山肇作雅音固
知聲能宣滯卽通臯壤之間文以寄情式昭鳳麟之極自
竹帛遞興彤奩間作抒金心於鳥跡簿葉語於魚箋豈獨
河津之女歌答船楫周南之妻與馳篆輓凡昏垂編殆難
僂指吳中二女畢氏淑娟靜娟者鄰叟庚辛之戶雅兼大
小之材未勝母衣輒尋兄研畫樓舩睇不覆玉筐芳樹團
吟正裁執扇重池茵軟擁帙香身四角書周拈豪花手自
尉律之試九千瞽宗之弭三百張壯武之箴劉更生之頌
莫不智等縣解聆若夙聞於是受隱侯之四聲擬都尉之

五言思本貫珠語如連瑣歐五色之絲則登高攀錦襖三
危之露則視肉蘆琴必酒助奇麗之篇罔延路陽阿之調
若乃流連光景雕鏤蟲魚香霏墨新花落苔厚銀帶顫風
鳥還吐綬冰簷炙月草亦鼓箏酢杏舒華定裁短詠匏瓜
案戶每輟報章以弄玉之年紹難脂之業不下數十篇方
將增鍾嶸之月旦續蕭繹之金樓女憧婦空視此而斂顏
土色矣尤可美者蘭根共芳薜華並楸人矜連壁集豔編
珠分范岫之牙管揮延娟之羽扇零雨聯襪而哦朔風比
肩而興雖犍爲二娥並工詞賦孝儀三妹雅擅才思倫芝
以藻辨同稱皇正則閨房並秀前蹠多慙扶輪可繼所望

內則一篇多論婦惠家人一卦先著女貞翦鬢得其矜憐
刈著安其儉素勿夸係臂之琅玕尤慎鳴房之璜璫是則
閣下授書文應典則帳中占對詞甚雍容斲若華之玉編
巾箱之集不更尚與

與吳玉松太史書

玉松太史先生閣下數年間闊未有寸箋修敬每自惶悚
所呈拙著惠加評泊獎借勸助卷卷之誼溢於言外閣下
交遊滿海內方聞之士褒奇蘊異以自銜於門庭者不少
而欽韓朴陋無能偶試爲詩文絕無師法乃期許於不肖

者如此雖藩籬之間自顧眇小寧不欲長養六翮一奮於
雲霄長鳴以酬知己乎間嘗讀書仰屋而歎衣食憂苦瘁
其中人事糾錯嬈其外悠忽少壯年已三十所幾望於古
人者萬分無一亦終其身無聞焉已介介惡是者豈細事
乎牢落之中頗究心二十二史攷覈往古成敗之迹以自

遭竊謂瞽平陽守蓋公之道日飲醇酒而漢治王導之憤
憤謝安之坐鎮而晉室以寧此承陬隘酷烈之後當強敵
睥睨人情紛擾之時不如是則生民不得休息方隅不能
宴安而後之士大夫既致身通顯輒效其優游養高以謀
謨大號綢繆未然爲煩苦夫太平日久凡兵農禮樂鼓舞
磨厲之具不能不小有得失加風俗益醜人材日劣良瀆
美意一切視爲空文當局者不忠所以振作之熟覩閭閻
之疾苦奸慝之滋彰曰幸今無事姑畀其責於後之賢者
設令後賢又復有待是終莫適任以至寢衰寢微也孔子
曰知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不及今更化善俗後雖

欲勵精圖治安可及邪此董子所謂當更張而不更張雖

賢如漢文帝宋仁宗明智之士俱咨嗟扼腕若有隱憂

韓

每見古事如此則茫然以思廢然而歎亦敢測閤下之

時有慨於中也吳中物力凋耗比三四年尤甚今春無麥
入仲夏辰星守五車水潦載道鼃黽之聲聒耳十室愁歎
者八九若使禾稼不可賴耜卽强者挺爲盜賊弱者捐於
溝壑一方牧伯恐致旰食耳

欽韓

寂處一隅蓬蒿茂美希

聞人聲壬戌歲胡元謹自揚州歸僦居夏侯橋之北言論
風旨時相酬對酒酣耳熱亦欲留意功名箸錄竹帛但興
發隨盡耳又有宋君璣者淹雅多識藹然君子不知閤下

素識否茲因其入都謹附書致候萬福望不以鄙倍爲可
絕始終教督之幸甚

答段明府書

昔朗陵神君後進欽其名德漢宗循吏一境奉其條章遙
企古賢每深尚論忽頒教令近接風流伏承明府議郎著
姓太尉名家移點蒼之雲作吳會之雨碑已傳於河內譜
無藉於山陰加以志非鷹鷂文如麟鳳接三老於鈴下延
議生於閭中本安仁之才高兼仲弓之道廣凡在下風軌
不仰止貴門生周君濟著釋奴龍子之譽懷奇木白麀之
對葛洪終歲紙背皆書李鉉弱年經籤盡下今膺鄉舉早
在賓興固知王爾之門無非杞梓管青之乘豈但驪駒如
某致爲虛庸過有稱說欲使驚駘方駕於萬里之沙散木

儷構於九成之臺自揣才謝古人學無師授雖復藩庭著
筆不成三都之賦鉤楹垂綬竟乏一經之講生世異於蘭
成貧辛同乎兵子鼠壤之蔬無一刴龍具之卧近十年張
茂先以小鳥興懷盧思道則羈鴻見志獨裒冬心易悲秋
氣韋編未絕綺歲已闌誠不足當國士之稱副君子之望
也卽日當祇謁明廷式聆清誨素月流輝千里不隔紫芝
敷藥一山皆馨瞻望令惠無以尚之

受經圖說

昔之通經者難乎易乎自微言大義滅没于煨塵學者呻吟疑蓋顛禿齒缺終滯於方聞然其結繩發緘雍容講說修於家揚於廷奔湊於郡國非可飾空言而欺世也抑何衆著其彬彬也吾得一言決之有專經則有家法後焉者以授某則先焉者受於某故五經之道殊塗同歸其通儒大師綴於著籍區別如九野微識如六軍要以嚴同異之辨極好樂之專而已宣帝以孟喜改師法任博士選不用焦延壽詭爲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仞范升之異議亦以爲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若其善同門則謙讓服膺推挽連

茹孳孳不逮梁邱之於施讐桓榮之於閎宏不可悉數凡以受於師而合乎先聖者不敢私也不可屈也修其道服其術不充詘於利祿不倥偬於艱難故時雍晏晏則推都俞揖讓之風否運洶洶則守伏節廷爭之雅升庸於朝足以光贊離明清議於野猶以激揚風俗曰經誼師說固如是不少回焉嗚呼經術之維繫不綦重與魏晉而下稍稍凌夷秀孝之科章句之儒雅俗之分末途互訾至唐尚一家之訓故爲五經正義而十四博士之業廢矣雖有偉人其於經書汎爲疏達浹洽如劉向揚雄者無幾而專門名家之學益蔑矣又有厭煩密而僚空虛病經久而創新異

二三繆妄鉅子哆頤而倡之千百冥昧之夫獵纓而從之
江河一決魚鼈羣飛日月偶晦鬼魑萬變嗚呼若鄭樵之
徒豈特改箕子爲箕茲撰尚書爲百兩而已惟至治之極
古義復明秀翹之材志於古而患其單詞臆說於是復知
治經有所承受今若異時暢通簡畢高談性命方以爲五
三六經悉由一空其於石室禮堂瞠若何物庸渠知兩漢
服習之心苦師授之恩重哉余同年及汪君喜孫受經於
厥考容甫先生旣孤而悲學益勤行義處實不隊先緒念
總髮程課指畫常若目前繪受經圖以示余余欣其家世
傳業若漢之歐陽橋徐至乎篤信之而切磋究之漢之師

法忠孝之道率由是也因作是說以贈

西京名臣印錄序

班史稱武宣之際得人爲盛予嘗論之漢之鄉老嗇夫克其材可以勝公卿將帥自漢而下雖其人爲公卿將帥究其蘊不足於鄉老嗇夫豈其去古未遠人材樸茂故不可以一節限一器名耶亦由厲世摩鈍文武之途未分流品之懸未極俾士之束修自進治經如從政仕郡縣如立朝更事旣深居貴爲師治官猶家凡歌菁莪占拔茅莫非選也固有不材而絀矣未有用而不盡其長也固有引分而退矣未有仕焉而謝不敏也則又念當時所謂將相名臣功在司勳銘在太史特其龍躍鴻翥者爾若夫道有污隆

時有倂順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沈寘於方外者又非
簪筆給札所能覩縷也東京以後漢書盛行六藝之外別
有大師遞相傳習良以三代茫昧名物制度此爲昭哲高
勳鴻烈此爲篤論步驟雖遙規隨可按竊慨今之務習帖
括者祭酒諸生髮宣齒缺有不能悉其官職名氏矧通其
義而窺三代之法百不什一也余弱冠受漢書羨古人誦
爵里刺之敏欲仿史游急就篇成之以爲童牙雛誦蹉跎
未果暨見同縣徐處士堅西京職官印錄自列侯丞相外
廷中朝萬石斗食爲印數百放自尚方若曳腰組洵班表
之揭櫟矣其孫名保者又爲西京名臣私印以翼之撥蠟

蟠扁而後未有卓犖通貫如此者伐閱旣彰幽光炤手表
微挾奧足寓知人論世之志焉腐生之議視趙堯刀筆吏
張蒼計相輕奮三尺喙以訾之易世而觀此瑣瑣者亦豈
易得哉若夫吐哺銷印涕泣投璽其間紀年二百數頁七
萬印纍綬若牛毛相接及得著於錄僅數十百輩而世又
罕通猶喜好古如徐君左圖右史署行義年覽此卷者仿
佛漢官之儀晤對狀人之紀誠爲厚幸獨何以解不學者
點鬼簿之嗤耶

東京名賢印錄序

許子兆熊又作東京名賢私印錄予觀光武摠恢廓之度
膺四七之運積苦兵閒與民休息日引公卿郎將講求治
理以吏事繩貴臣以風義勵草野於是南陽河朔攀龍附
鳳之人莫不投戈講款息馬論道消縮雄駿觖望之心僊
輿東修砥礪之行至於接一儒生引一故交天子咨嗟側
席大臣埽門望塵翛然若埃壒之瞻霄漢焉此鼓勵天下
之具也夫循名責實於上敦行高節于下求世之亡治不
可過己明章繼之修明禮樂紹隆儒術當此之時豈非免
置慮無械櫟蕃興羣策畢集智能輻湊之會乎洎元二之

阨四百之末嬖倖克朝遺佚在野而疏賤之士發憤上書
膏身鈇砧而不悔名德之彥鼓歌誦經槁項蓬華而无悶
迨黨錮再起刊章四出埋冤於棺絮僵魂於霧露何可忍
言至乃自囚土室永戢林巢瞻烏誰止河清難俟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此有心者所爲慟哭也然其僅存碩果猶足警
伏羣雄偶得遺珠已令矜爲家寶孫曹之輩藉以決命俄
頃睥睨伯圖孰非高廟之多士赤伏之樹人哉愁苦之思
厭其長上怨毒之氣結於衣冠天之所壞本必先撥甚矣
桓靈之爲旤烈也統觀史冊何代無人惟其行義節槩可
歌可泣藻鏡萬流弁冕百族愜我寤歎要在東京故華范

之書獨行逸民特多標目雖國不享其福而世猶被其聲
繼是者罕及焉今許君之著是錄也取則陶潛之錄尚論
孫何之贊假夫畫諾重若圭璋方絮紫泥烺然在月繼有
籀篇勒爲印史夫石鳥之篆虎賁之思昔人所以裴回墟
里歌頌丹青況赤文綠字編珠綴玉者乎余之敘此非徒
因其琢刻之工以爲主文起義大水之涉風雨之思道在
一孔爾

沈孝子負親避火圖詩序

夫阜囊所上必先於署行議年斑管所書不限乎寒門後品故一行修明姓氏升於州望一時標尚詠歌遍於鄉評況體至性以垂芬蹈非常而宣範遺絢烟墨之間賁華絳素之上尤足以激揚頽波光昭塵躅者乎沈孝子者湖州烏程縣人也竹邑始封蟬聯望族青泥奏績鼎貴勳門雖邦邑屢分占籍無改孝子稟五常之性明三物於鄉幼卽推梨長能袖橘使君洲畔本有廉泉處士亭邊還多讓木賣厯則親營甘毳織簾則暫廢簡編逮乎陟岵興嗟遺疏自覽不下慰祖之鹽常斷叔衰之酒誦汝墳之章慨然以

思講蓼莪之什潛焉以涕桓鸞勵操自給醋餐江革懷清
不求璫具舉孝廉之郎中號仁義之都尉已足緬樹風聲
無慙坊表扣聞之崇鼎食而輕水菽則蓬蒿無俊賢厯夷
塗而矜庸行則險巇無亮節方其暇奉版輿日親廁脩棗
垂王吉之牆花滿張譏之宅固將倦龜殼以忘年亢鋸柄
而制禮豈意司燿失職近局延災鳥同鳴社之妖熊有入
城之旤雲橫幡集雷動鐵飛焚及藪巢濡無馬褐竈原曲
突那得返風懷若華鐙安謀拾潘於時孝子采薪方出曬
藥未歸誰策龍鍾之軀將從鬱攸之燎動心而赴焦額安
知燭已燎於衣中手自躡於堂下幸免伯姬之燔幾作莊

公之爛還望衡宇旋爲灰燼聖善得全焚如非酷江巨孝
則牛車自挽樂文德則魚羹猶進池畜交精庭驅青鷄籩
條稍闢瓊甌更營行障成圖圓瓢施聖庭護烟碧山桂露
馨扶杖而馴鳩飛含飴而弄兒集益復盡其色養暢厥天
倫僧遺門外之瓜天賜牆東之粟積精所感有由來矣若
鮑出之盛籠於途危何琦之撫棺於隣焰景行之指何其
一轍也於是吳中嚴鉉繪圖以傳小山之彥大雅之材謠
詠其事不啻百篇各飛元藻並耀青絲子某善述家風懼
湮世德剗剗將施誣諉請序蓋孝子之歿亦三年矣昔年
園冢尚餘君仲之悲爾日飾巾應倣思方之制式欽往行

并詔來思顧懷桷之關心恍薜蘿之在眼雲陰葱翠墓皆
許攸之松玉潤檀藥池夾孟宗之竹耆老經過而語舊子
弟瞻望而興懷雖陶公弔鶴已去烟霄而秦氏唳烏猶窺
月地南油西柰幽竈長明春露秋霜孤生同感覽斯編者
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乎

留正趙汝愚論

非國家安危之所係於心有不自得者大臣進退之義乞身可也羣邪項領國近殆矣度己力不能制去之猶有說也遭非常之變巍然冠於百僚之上首爲竄伏以塞民望視君父如敝屣焉猶有一个正笏於朝奮不顧死弭汾毳之禍而安鴟鴞之室潢池破膽漆室額手其功施之相越不已遠哉錢氏大昕之論以爲光宗之末非真有破國亡家之釁大臣當斯際但可爲留正之遜不當爲汝愚之舉何不審於事勢而言之慎也使宰相執政相率以遜臺閣侍從又且繼之朝堂旣空光宗豈得偃然於宮闈哉考葉

紹翁周密之所疏記內外危疑亦極矣汝愚固自期一死
內侍關禮涕泣於吳后前以爲古古無如此事劉過作詩
有血染長安之語陳應祥謀舉兵襄漢爲孝宗發喪幸而
立儲大計早定耳假令事幾稍緩外連彊寇內變蕭牆梁
國致魚爛趙氏無炊火數具臣之名科誤國之罪汝愚將
繼留正之後矣錢氏又謂謀之不臧陷寧宗於秦王從榮
之旤是烏知內有太母爲之主外有郭杲握其兵趙彥逾
韓侂胄奔走其間嘉王素非有覬覦心也賢爲人所屬望
計出萬全非首鼠兩端之所及料哉要而論之汝愚與正
俱爲大臣處人父子間不能彌縫匡救於并不能宛轉解

釋於後獨以不孝歸於君父幸而依人心集羣策正斬衰之主不至徒死而無補此高孝之遺澤宗廟之靈爽式憑焉前乎此者不能爲汝愚寬也本其擾攘呼吸以身任事得不謂之社稷臣哉夫反常之事未可以爲而爲此周章所以蒙垢也可以爲而不爲此田延年所以按劍也盡匪躬之節者知有國家而已豈顧利害於其間哉錢氏之論特便於爲胡廣趙戒長姘嬰澳認之風而不復知有李杜二公其人也不可以不辨

出母嫁母服議

出母之期絕於父也繼母嫁猶期者以其從之也杖期章不爲因母嫁立文譙周云据繼母嫁猶服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舊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子夏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繼母嫁何以期也貴終也注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也循傳之說一則義斷於所生一則恩終於如母後儒以爲出母無服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與見嫁者異譙周吳商庾蔚之等皆持此論出母違於父固矣母而嫁寧猶有當於厥考心乎以此而衡其輕重則真溝猶之儒矣成洽難傳云經爲繼父服者亦

父後者也爲父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爲嫁母服
不爲出母服其不然矣崔凱則云出母嫁母之服皆据庶
子不爲父後者按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非庶
子此爲後者爲出母服也子思之母死于衛鄭云喪之禮
如子孔氏世系惟子思一身此爲後者爲嫁母服也崔之
說又徒佞於傳而非通制也嘗試論之出母嫁母均爲義
絕然出者之情不由於己嫁者之義所可不爲古者出妻
不必身犯惡逆淫污也脫如蒸梨拾棗之事爲子者不能
諍父之失涕泣請還使覆載之恩偏有所闕又或歸宗之
後夫已宴爾彼猶靡他子復有母母獨無子然則經制服

以伸慈孝之私傳假辭以弛劬勞之報豈人情乎喪服小

記同有是語要依仿乎傳而出之者袁準云爲父後猶服

嫁母爲嫁母服獨不可爲出母服乎是則然矣若嫁母之

服過厚非禮也過薄非情也

過厚者石渠議應三年唐天寶六年金大定八年皆詔令

子服嫁母三年

設令夫喪未除子在孩抱上不顧共養下不念繼

嗣弃曠日之誓爲悅己者容微獨繼母不制服韋元成云

王者不爲無義制禮宣帝躋之是也抑使死者無同財之

親凶人怨家甘心弱息挈孤而往事兼兩濟則繼父同居

猶報以期微獨生母得終其恩射慈云就繼母之家爲廬

是也馬融所云繼母爲父三年喪畢嫁重成母道故隨爲

之服步熊等又謂繼母如母無間子之從與否皆服夫曰如母則固異於親母猶諸爲人後者曰若子則原非親子也又繼母畢喪而嫁此其進退之義當然於人子何與而強同於親母乎惟王肅謂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此解經之勝于鄭者也或曰繼母嫁而不從與被出之適母繼母所後之母同灼然無服矣如親母嫁而已又爲人後則服否曰爲人後而降其父母不杖期此厭於本宗之誼制不由於己也出母嫁母之服本不係于宗與父以爲母子無絕理從己所制仍爲杖期賀循云父在爲母厭尊屈從期出母服不減者以本旣降義無再厭父不能

禁子之不服出母則宗亦不能禁其服嫁母也母之名終不可沒則其服終無可減明矣又曰今雖無廟制然爲後之重亦有同於古者可比不服申心喪之制乎曰此唐宋之教人以僞也今人有子貢之情者乎古之杖期有變除有廬次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故雖期喪以爲重且難今則居處衣服無異於人何害於常行之事欲并没其區區之文哉果能事事如禮或有礙而不得申其志則如劉智釋疑云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齊衰訖葬卒哭除踰月祭可也

妻爲夫之兄弟服議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其爲服也甚明子夏於大功章慊然持無服之說以亢鋸人鄭氏因之於此經下不置一辭賈公彥遂謂夫之從母之類教繼公又以祖父母當之夫經文曰兄弟而以名類懸絕者比擬不幾于贅論哉尋經上下於娣姒婦固小功矣于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又總矣婦人爲夫家服皆視乎夫而爲之有如之者昆弟之子是也有降之者舅姑是也未有無所從無所降憑空而爲之小功與總者然則于夫之昆弟必大功也娣姒始爲小功夫之從父昆弟必小功也同堂娣姒始爲總

此禮意相生不離其本者也然則大功章何以遺之曰經
于類推而從略者多矣有曾祖之齋衰三月而無高祖得
謂高祖無服乎有庶孫之婦總而無適孫之婦小功得謂
適孫之婦無服乎彼謂兄弟之妻嫌疑可畏欲使生不相
聞死不相哀則子思於嫂不應爲位哭踊也無服者不爲
位也大傳服問皆謂從無服而有服者公子之妻爲公子
之外兄弟鄭注以外祖父母從母孔疏復引此于夫之外
兄弟則真路人矣孰與共在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
相奉養之義而無總麻之制不亦慎哉竊念禮文散佚諸
儒傳說丁世衰俗敝不免以習聞私意竄其間然攷諸正

經處實不疑徵諸傳記牴牾不合千載下議禮家自蔣濟
成案外猶膠固不化寧信傳注而敢蔑經典斯惑之甚者
也原夫聖人之制禮因人本有之情可道之莫可效其愛
敬莫可罄其哀慕則有事親敬長之禮吉凶喪祭之儀所
以厭飫人心而使之鼓舞浹洽者也後賢之議禮則逆揣
其非意之事設以不敢不得之科多方以誤之使人煩懣
憤眩愧恨之意生而扞格之蔽深蓋大亂之極上烝下報
殺逆奪攘廉恥破壞而無所止惓惓之意操之不能不蹙
也然厚薄之旨懸矣嗚呼此非賢者之過也因乎世變而
不自持者也合經與傳觀之於時會之升降盛衰其亦可

觀矣夫

余既作此議深恐守文之士以爲背先儒違傳訓指而詆病及見鄴人萬斯同亦有此論云賈氏以從母當之不得已而強爲之解也從母之類可稱之爲兄弟乎旣言兄弟而可索之於兄弟之外乎真解頤妙語也惟言從上世以來嫂叔原未嘗制服至作儀禮之人見其不可無服故不直筆之經而但附著之子記以見後人之所補而非先王之所制云云此則因經無明文不免首鼠兩端徒爲發難者示一隙不若鄙見之堅確也特增識之

父爲長子三年辨

喪服傳曰父爲長子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先王制此重服而人情不以爲拂者以其宗子之重也庶子雖自有其小宗然五世則遷于上不爲正體于下不爲傳重則其長子不得比於宗子不爲三年也何疑傳所云不繼祖者非高曾以下之祖乃指別子爲祖也大宗之重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其義隆其統尊故父之服斬公義也爲祖也漢戴聖聞人漢云爲長子斬者以其爲五代之嫡此固深知禮意也必云五代之適舉其世數以異於彼之五世則遷

要諸適適相承無他道矣雷次宗云父子一體而長適獨
正自非親正兼之情體俱盡豈可凌天地混尊親也雷氏
言此其譏切魏晉諸儒之意深矣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爲
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不繼禰則益明其不繼祖義實
相兼非有兩事而鄭釋之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
世自後諸儒循鄭不必五世之說謂己身繼祖統長子四
世者虞喜賀循庾蔚之等主之孔穎達賈公彥義疏從之
庾氏云用恩則禰重用義則祖重故必已承二重而爲長
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爲長子斬此一說也鄭注喪服傳又
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

鄭以其廟遷就爲父後之說譙周劉智等主之五經然否
曰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爲繼祖此又一說也二義
同出於鄭而近之述者皆主繼禰爲斷且斷斷曰繼禰而
不遂服是不知有父嗚呼謂知有父而可不明其宗哉凡
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故庶子不祭祖若循繼禰
之說與人人得爲長子三年者相去一間耳此尤害於義
者也我謂喪服之制聖人合尊親貴貴之義而準乎厚薄
所不容已有不得不降卽有不能不加隆其爲長子三年
豈不以先祖之爵邑此子承之先祖之廟祧此子奉之湫
焉朝露先緒茫然喪子之痛異於常情緣情起義視之若

君與父之重而無嫌故宗子死絕族皆爲之齊衰三月雖
大夫之尊不敢降禮固有稱其厚者也如其貴非世祿廟
非不毀泛然曰繼祖也曾不思其祖爲親盡則毀之祖而
欲使其父爲祖屈於子斬焉衰經可乎如必以小宗之長
子宜重何以四世之宗僅服其本服不爲之齊衰哉故得
而通之曰禮有繼禰小宗子若孫與其支庶奉之是固有
宗之名宗之實不必待執長子三年而始爲兼有名實也
傳云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非賤庶子于其長子正以長
子不可比於宗子之重耳夫若是亦可以恍然悟矣曰庶
子爲大宗後如何曰是已上繼乎祖當傳重於長子何得

如庶子之舊孔賈所云體而不正雖傳重不得三年者謂所後服爲後之人耳晉博士杜瑗云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非並存之稱也其後也因不可以絕而嗣豈復有下流之得服哉孔賈之言不亦贅乎西京石渠議去古未遠惜其於此言之不詳遂爲異論所掩若敖繼公刺傳記爲誤創庶子得爲長子三年之說是固與其論夫宜爲妻齊衰三年比類而妄者也何足與之辨

出後之子爲本生祖父母議

爲人後爲其父母期於兄弟降一等有如兄弟之服者經雖不言而可類推不必疑於身之祖父母也灼然若出者之子於出者之父母晉太康中斷爲大功劉智王彪之等從之此主於恩而視父之例降一等者也賀循崔凱等以爲恩止其身不及於後此斷於義而以所後之親疎爲服紀者也試論之曰以義斷者甚合於古而可通於今以恩重者苟循於俗而甚悖於禮何則小宗雖絕不爲後大宗不可絕故取族之支子後之緣人之情適子自不當後人耳非謂大宗不得以適子後也適子且不爲後則無昆弟

者不爲後益明父母於已爲輕而所後者視已爲重一則枝葉一則根本自不得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猶以爲天性之愛不可頓減其本親之恩故於兄弟降一等出降之名不可傳世何則子以初生爲對故不沒旣出之名孫以繼體爲正莫分其一成之實恩殺於旣往義隆於方起尊祖敬宗祖可參兩哉故慈母妾母不世祭傳曰於子祭於孫止親在一家猶不顧其私以所主爲重宗道猶君道古者以門外之治斷之無疑也今世之爲後者固非若大宗之重義有不得已者推伯仲之分計親疎之序親昆弟之子在從父昆弟不越之也從父昆弟之子在從祖昆弟之

子不越之也不必驟推總麻無服之列於其祖就令有之亦義所不得已者也吾謂深合于古而可通於今是也若曰以祖孫之至戚而等諸路人似非人情且服本親不傷於後在俗之情既推其子若孫而遠之矣又覲其於我偏厚焉是不過分虛名于所後者而利其有以波及父若祖也嗚呼此薄惡之行也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不當以恩無兩隆義有專壹乎於子之身同其所分則移其所厚況繩武而耐食者哉賀循云絕其恩者以一其心此不易之論也若猶爲期功之差介於疑似之間則降一等之文何不云其

子於祖父母亦如之良以義所不可通也記云爲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不爲出母之黨服則服繼母之黨鄭以爲雖外親亦無二統然則宗可有二統哉且孫不爲出祖母服卽可知所出之祖父母無降衰矣設曰功固殺于期則孫爲祖後者可得謂旣持三年於其所後而便爲所出之祖父母服期乎經於小功章始見從祖祖父其例嚴而不容紊吾固曰爲大功之說者苟循於俗而甚悖於古是也或曰子之言非教人以厚也應之曰此厚俗之本也誠私其子若孫母輕以其子爲人後誠欲厚乎父與祖母輕弃其宗而爲人後見其族之爲總麻爲無服而猶命

之後是固不欲有其子若孫知其反而爲總麻爲無服猶
後於人彼又自絕其父與祖何以區區之服爲曰若何而
可以置後曰賢者不當絕貴者可不絕非賢非貴則亦愚
鬼而已矣以其貲散諸宗可也無宗沒於官可也今日非
其倫而爲人後者不齒士伍

諸侯之臣爲天子辨

按國君服斬者其臣從服期爲君之父母長子祖父母是也諸侯之於天子斬衰其制雖重要以義服臣從君當量減故有總衰之章旣葬而除之期夫德位并崇薄海臣妾當其崩隕神人胥恫第以分有貴賤恩有淺深故服有隆殺降爲總衰不敢並於君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盟而用賓一命以上莫非天子之賜豈若衰亂之後爵人刑人一不關於王朝而大夫遂忘乎天子哉然則其服之之義非徒以接見之私燕饗之惠而制之可知也傳所謂以時接見於天子備一說爾賈氏䟽之遂謂大夫不接見天子

者無服士不接見亦無服服非通行之服大夫爲不盡然
之大夫一若禮經之惑人非傳無以析之者并非傳者之
意矣蓋春秋時天王崩諸侯皆闕臣禮不廢朝會燕好之
事度其君未必肯執斬衰之喪則其臣於總衰之廢也亦
久惟其喪會葬如叔孫得臣印段者不得不服其服以卒
事俗師傳誤遂謂惟接見者服之爾藉如賈說諸侯哭於
朝羣臣陪位吉凶參錯又有遠國小侯其臣全未接見則
斬衰以外竟無一人將爲至尊如朋友加麻乎抑儼然朝
服以卽事也不亦甚外繆而無所據歟吳射慈云諸侯大
夫出有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見雖未會見猶服此

服可謂善通彼我之懷者矣

牧牛庵募建大悲閣疏

菴羅布樹女子有香室之施迦蘭散錢長者繼閭林之奉
是知宿善冥熏檀施第一客塵遠諍蘭若有三欲求聖果
之生先資福田之種毗闍殿開目連雖訶其欲界華嚴樓
現天親卽證其法門然則瞳瞳寶藏業業化城築帝釋鼻
孔之間踏毘盧頂額之上幾雲集於僧坊庶紹隆於刹土
惟大悲觀世音自在菩薩以聞思而入三摩提由觀性而
秉四宏誓持一切秘密之門贊無上涅槃之道妙覺圓明
與十方諸佛同其慈力音聲解脫共六道衆生發其悲仰
海潮湧地自舞樂神寶鏡湛身卽摧厭鬼超無畏於慧地

具明一十四種總妙相於福城共希三十二應衆星附月
野干隨獅布髮掩泥綠女紅男之隊剎身安炷猪頭象鼻
之人慈雲擁髻喜見析其香身法雨吹花須達布其金地
足使遍離煩燒永拔僧殘神弓鬼矢不起四門地餅天衣
皆資十力獄息雙王之焰籌探千子之名豈非寶覺之宏
願像設之威神歟牧牛菴者吳縣木瀆鎮之精舍也剎映
靈巖儼闢毗藍之苑垣穿香水卽滌功德之池前此散紫
金之光曾持八敬指青林之色會及百年乃有悟上人住
持斯地習四阿含明三種量自著腋衣幾忘眼食軍持奉
佛兩株梵志之花坐具尋師一莖善財之草以是庵闍黎

初立羯磨無依窻沙斷入般之粥憍陳直五錢之衣垣舍
荒殘光趺黝闇樹有伊蘭之臭鳥無其命之聲爰生感嘆
自誓鼎新鼓講堂而三下劒亦停輪香天市之一圓雲還
成海凡犍椎之具臘餅之供悉貫肩於瓦鉢不縛指於鴉
鳩牛安穩而放煙象馴良而芟草洵足隆夫刹利禪是苾
芻者矣旣以圓通之相未立吉祥之兆預彰拓俱盧舍之
地立陀羅尼之幢無相實相法施財施凡在道場先須達
嚩若得奉四依之瓔珞聳千梵之瓊臺現爍迦羅首散恒
沙之墨點舒母陀羅臂攝世界於陶輪矧在由旬不蒙福
蔭昔賣貧施填猶得生天戒妄迴車終能返國無使龍驤

九寺獨標無厭之施波匿五王方求長夜之福具石壁論
師之志身像能通僅金璫檀越之心耳門亦證蓮花爲日
彈琴說忉利之緣雲影如身攀樹飫須陀之味故知不可
執者若觀海而指漚有可願者喻鑽木而得火俾舉五層
共明二梵謹疏

幼學堂文稿卷一終